

天下如運諸子當何以揚未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羸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已使羸牽一羊弊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游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二絙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月日不濡足而民入衆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筭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回往託焉燬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



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下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入主所繫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沽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其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沽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為道術之士被明萬樂之主而用事者逆而蔽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  
無由入矣

復索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為復索之君不  
而伯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  
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曰禮之于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女約之皮者文公愕然  
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  
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非狐豹之



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哉曰地廣而不平人  
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  
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  
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  
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  
惜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  
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

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嗚呼危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  
者曰天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蕪而不休雜  
增崇高宮厚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悉而故宮以知其國之亂也吾入其朝君無  
力之志以知其國之危也吾入其朝君無  
威而上下以知其國之亂也吾入其朝君無  
與夫公之憂也



問曰：曰之之矣也。對曰：專贊先疏後親。先義後  
仁也。此言言之也。周公曰：大公之澤及五世  
五年。言會之也。周公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  
尊尊。先立。先立後親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  
曰：言之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  
霸迹者。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大公之賢  
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  
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銷其  
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之，而  
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銷其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之，而

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則民  
服也。公曰：善。使內勿服，則外  
服也。公曰：善。使內勿服，則外  
服也。

齊人甚好較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  
之方也。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較擊者不  
祥，巨共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  
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  
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巨妾於諸侯，首取金於庸  
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魯人



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  
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實  
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  
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  
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  
寇也少繫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  
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  
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  
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

姑之聲猶尚存耳故事無如膺之美古之魯俗  
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  
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  
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  
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  
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  
淫泆之路興矣







金尚說苑卷第二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其也雖有千  
 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舡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  
 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  
 屬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





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美比功  
校而知人異美是故言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  
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  
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  
破家亦固有人傑用千辛紂用惡求宋用唐執  
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  
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  
魚指天而欲散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  
乎浴三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  
無強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後鄭敗強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  
及由余據有雍州壤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  
弁翼州揚威于雞人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禪諸世以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



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官之奇晉獻公為之祭夜  
不寐楚有子工得也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遺季  
賢者之厭難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  
之言大辱於楚營不用僖負羣之諫敗死於戎  
故共惟五始之要治罪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  
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  
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  
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魯南齊伐其址  
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齊以圖全耳故傳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目不可使成衛公  
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魯內侯於臣下外困於  
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  
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二之  
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三  
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決而  
大者死亡小者亂禍此甚可悲哀也以宋襄公  
不知孔父之賢卒安知孔父死之心死而救  
之趨而救之若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  
子之賢卒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



之國政者是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甲哉。宋寧公以殺死曹莊公以殺嗣使宋殤登任孔父而莊公不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六平。官仲設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博音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公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於穴而卒。相中山。范擘折魯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夫公之聖故若婦之出夫也。

相周九十而封齊。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締紉。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王。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寧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疇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  
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匡黶之宮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刻於望夷其所以若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

紂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死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  
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堅刁易牙身死不葬  
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  
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  
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  
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  
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位不務多而務得賢  
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  
除炮烙之刑而殺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苗而



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  
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  
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  
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  
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為桓公垂拱  
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止  
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  
子比干箕子被囿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  
元去陳自是之後殺無於周陳亡於楚以比干  
比干之治而失箕子與鄭元也燕昭王得郭隗  
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景景以周楚至於  
是舉兵而攻齊樓閔王於莒燕校地割衆非與  
齊釣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  
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  
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  
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  
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  
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  
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  
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



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  
 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  
 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子非仁義也將  
 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  
 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  
 潔也此三者二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  
 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夫管仲隰朋任豎  
 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入之身榮辱俱

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  
 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  
 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大山鍾子  
 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  
 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  
 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  
 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莫由盡忠哉  
 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穽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  
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  
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  
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  
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  
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止負客王將殺之出  
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  
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干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為兩棠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節求術之君猶未遂至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累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坦可無責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毋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  
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  
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言矢和調而後求其才焉馬怒愈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而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思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  
仁而後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擇其詞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  
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  
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  
使周公驕而且悵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

聖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  
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其年而士不  
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  
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其年而士不  
至矣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不與者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晉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  
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蕞蕞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



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隈之上望高以望之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反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及是於此者豈其無管仲與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味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一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於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昔下之手握下之毛燕燕尺寸之數共之滿把飛不能為之高而不知則下之客千人者把飛不能為之高而不知則下之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驕駟騏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罽西施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士必將待堯舜禹湯  
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  
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擊杖而呼狗張弓而悅雉夫雖有春鉶而不能

致不辜之必也

相齊遇逐罷歸會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二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笑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君田饒對曰  
國中自是穴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  
足於士而君焉然有餘粟穀系請編扉麗堂楮  
從風雨靡而士曾不得以緣水東園梨栗後宮  
婦人接以相適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而君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攻所重之死。蓋不難也。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逖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亦有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雖婦人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陸之闕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  
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郊  
舍三月琴瑟不御。待之過也。而後入。臣是

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必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賤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縮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

乃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君子安得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吾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也欽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足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以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負友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望陸大夫皆扶之隨會不說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昔其如對曰其罪重死次陸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為隨會曰若矣獨同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



為人君而忘其臣者。則天與曰為人君而忘其  
臣者。其罪何如。則曰。會。對曰。為人君而忘其臣者。  
智士不為謀。愚士不為言。士不為行。勇士不  
為死。文侯投然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解之  
病。願請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疇出。新張之。鄰遠白。昔者先讓許由  
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  
伯夷。叔齊。辭讓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於。時。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儲為人。雖  
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  
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

一。士。相。而不海。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  
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  
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由十萬之師。擲斧鉞  
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  
君皆為贖祖道。其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  
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  
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言之則  
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欲官則相。欲祿則上  
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聞。顧



子路曰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  
顧曰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胥然對曰由聞  
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  
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  
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道我顧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謂小  
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尊貴桓  
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位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高於酒肉富於俎  
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尚知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  
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  
善

魯人攻鄭曹子糾齊魯曰請出寇罷而後復  
來請姑毋使初及至齊魯曰寡人之於先  
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喚不應王輒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  
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  
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盂飯一壺酒三鮒魚祝  
曰蟹埋者宜禾黍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  
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  
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車馬百乘與平諸侯之  
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  
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魏魏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  
國也天下畏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蘇秦之說齊使中冓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人以為將軍首而友耳齊使田忌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平子將之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三臣得存耳於  
是齊使辛冉為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軍者反以是齊王忿然乃更使平子將楚悉發  
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  
右司馬益王車馬九乘得免早至舍三北面



正領齊結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  
是以亡也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愚是以不別而相去也丐子之為  
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在也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然酣之侯喟然嘆曰吾  
獨無豫讓以為巨寔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  
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  
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酒而不棄曰無管仲鮑叔  
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鰌曰安用  
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  
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  
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  
則進。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  
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奔之。何良之  
為。若不弃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  
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  
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下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  
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後晉勝于荆文  
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鬥  
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  
或者大難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公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  
乃使復將





劉向說苑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是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身不去。則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夫諷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劉向說苑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是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身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夫諷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  
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  
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  
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  
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君之賢非此二王也。臣之材亦非此二

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  
說遂歸。中道問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  
惡為人臣。而遽諫。且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而食君之  
厚祿。而不諫。其非忠臣也。乃入諫。  
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伐楊姬。右擁越姬。左禍祥。  
右朝罷。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哉。蘇從曰。臣  
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地臣敢以告。王曰。  
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列鐘鼓之懸。明日授



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歎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國人愛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  
好樂改以樂見門大夫八言曰晉人咎犯也欲  
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  
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  
竊顧味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  
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  
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  
諸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

餘酒而死士渴而飲水而馬有

五也逆臣不敢諫

鍾鼓除等瑟與

晉君將西入秦賓者諫之

則不聽也曰

以人事諫我我盍知之若

諫我我則殺

之謂者入曰有客以思道

客入客曰臣

之來也馮於淄水上見一土

人方與木梗人

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  
持子以為耦人  
馮天大雨水潦並至子以沮  
曰我沮乃反  
吾與卑卑于東園之桃也  
子以為耦遇天大  
雨水潦並至必漂于之  
子以為耦所止今秦曰



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  
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處。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孰有諫者。死。舍人有  
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鉛彈於後園。而沾其  
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  
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蠅。蚴居悲鳴。欲露。不知  
蠅。蝦在其後也。蠅。蝦。變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蠅。蝦。而不知彈  
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  
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王欲伐方。方人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

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  
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  
不穀知諫。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  
以去。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  
酒。以椒舉為上客。罷湯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  
為生兩子。毒。尊國重。浸益。嫪毐者。與侍中左右貴  
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闕。瞋目。大叱曰。吾乃皇  
帝之假父也。舉人下。何敢。以此。我元所與。闕者  
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戮咸陽  
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三年。裂之。取共。兩弟。蒙



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黃陽宮。一本作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蒞薪其膏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定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錢湯，黃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執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蹙，相過乎。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忘吾項。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而臣言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甚悼之。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茅焦對曰：天下無道，天下無道，假父有嫉妬之心，廢棄其宗。有不孝之臣，通母黃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蒞薪其膏肉。